

新奇幻 小说
XIN CHUAN YI

宫阙之巅，浅笑回眸，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转侧，弹指流光如许，落足，底定江山绮丽。
诗得乾坤事了，谁人共我长歌？



天下归元 著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
www.girlbook.c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帝風

天下归元 著



DI HUANG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· 第五十五章 死生 ·

门户缓缓关闭。

走在最后的萧玦恋恋一回首，看见门扉合拢前那一线光亮里，秦长歌突然露出担忧凄惶的神色，那神情在她眼底一闪即逝，却令他突然失了神。

她在担心。

她在为谁担心？

为……楚非欢吧？

自嘲地一笑，他回头，大步追上前方阴离。

阴离一拂袖，噤的一声，四面忽然一亮，壁上的油灯仿佛被什么控制一般，突然燃起。

四壁空荡无物，唯地面有几个蒲团，室内正中有火焰形状的祭坛，萧玦和容啸天目光一碰，两人很有默契地避开那个祭坛，容啸天连蒲团都没敢用，自己席地坐了，将楚非欢放在膝上。

当初那个误会，导致后来惨烈的后果，容啸天自觉是个罪人，午夜梦回，想起此事辗转反侧，对自己深恨在心，若不是因为记着秦长歌的话，记挂着治好楚非欢，他早无颜存活于世了。

这些日子积极寻医找药，还是一日日见着楚非欢不可挽回地衰弱下去，容啸天心里如被烈火炙了千万遍，每一遍都生不如死。

如今但有希望，自然欣喜若狂，千辛万苦得来的机会，他绝不敢让自己有一丝松懈导致功亏一篑。

三人站成三角，有意无意形成围攻之势，阴离仿若未见，只是一伸手，掀开黑晶盒子。

彩光冲天而出，光华烂漫，成七彩之练，刷地在暗黑底色的穹顶上拉开斑斓虹桥。

艳色夺人。

众人被这夺目的华光刺激得忍不住闭一闭眼，再睁开时才勉强看清那名动天下的踏香珈蓝，原来是一块小小的半透明的心形物体，其形宛如一颗琉璃心，隐隐还

有横贯的裂痕，仿佛是一颗受伤碎裂的心。

阴离手指流连地抚向踏香珈蓝，淡淡道：“先祖机缘巧合得到这东西，多年来却因为和本门武功相克不能使用，不想今日便宜了你们。”

他手指一弹，珈蓝起铮然之音，仿若凤鸣，余音袅袅里他道：“谁帮我将珈蓝碎裂成粉，越碎越好。”

看着三人一副“你会虚弱到连块药也粉碎不了”的疑问神情，他讥讽地翘起嘴角，“别小看了这东西，不是一流高手的纯正阳刚内力，很难将它碎成齏粉，我现在还真的不成。”

他将盒子一递，离他最近的萧玦顺手接了过来，触手一摸，觉得珈蓝竟然温润滑软，握在手心宛如软玉，不禁怔了怔，随即运起两分内力，使力一握。

珈蓝毫无动静，连裂痕都没扩大一分。

萧玦又加了五成力，依然如此。

这才相信阴离的话，运足全身真力，将珈蓝一搓。

黑晶盒子里立时落了一层淡蓝的粉末，五色迷离，宛如碎晶。

阴离瞥了萧玦一眼，赞道：“很纯正的内家罡气。”

他一伸手，手掌悬浮盒子上方，粉末被他缓缓吸至掌下三分处聚而不散，随即吩咐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我现在的内力尚未恢复，无法保持住粉末不落。”

萧玦和祁繁对望一眼，祁繁当先伸掌按在阴离后心，笑道：“大祭司，我来就可以了？”

“那也行，”阴离无所谓地看他一眼，“只是珈蓝不同于他物，如果粉末散去，入地立即就会消失，到时药量不够你不要后悔。”

萧玦立即将手掌按在了祁繁背上。

阴离扯扯嘴角，霍然伸手，一把撕开楚非欢前襟，掌间一翻，掌心突然出现一对细长针状物，手指一掣，长针穿过那层蓝色悬浮的粉末，立时内部也呈蓝色。阴离指尖一弹，针尖呼啸着插进楚非欢心口。

三个人都屏住呼吸看着。

阴离手指按着针尖顶端，神情凝重，似在以针探脉般细细把握楚非欢体内灭神掌的淤伤，半晌皱眉“咦”了一声，随即想了想，又皱眉。

三个人立时都随着那一声“咦”而惊得一颤。

容啸天手指移向楚非欢后心，突然脸色一变，身子微微震了一震。

祁繁抢过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阴离正要说话，容啸天看了看他神情，突然道：“大祭司稍等，我和两位兄弟

说句话。”

阴离目光在他面上一顿，点了点头，容啸天放下楚非欢站起，祁繁和萧玦都愕然道：“怎么？”

容啸天一手拉一个，将不明所以的两人拉到墙角，低低道：“我刚才发现——”他声音极低，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凑过来。

“发现什么？”

容啸天手掌突然一翻！

快如流星，左右一拍！

“兄弟，对不住了！”

萧玦祁繁应声而倒！倒下时脸上犹自带着惊骇至不敢相信的眼神。

容啸天垂头站在被暗算倒下的两人面前，默然不语。

良久，缓缓蹲下，仔细地看着一起携手自刀山血海中闯过，一起在最艰难时刻将皇后留下的一切支撑起的多年同伴的脸，脸上没有悲切之色，只是目光暗潮翻涌。

那些总角交情……那些心意相通……那些流浪江湖……那些明明武功未成却敢于悍然向着奸恶无赖拔刀的烈气热血……那些追随皇后行走天下转战于沙场的艰难困苦……那些在她死后的悲痛中的互相扶持……

兄弟，这些年我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，如今，原谅我丢下你一个人前行。

很久很久以后，他轻声道：“兄弟……以后……好好保护她，不要像我这样，再犯错了……”

祁繁安静地沉睡，不知道从此后身侧那个位置将永久空缺。

容啸天叹息一声，决然站起，又行至萧玦面前，看他半晌，道：“……无论如何……你们都对不起她……我很安慰。”

身后，阴离一直拢手在袖中，不言不动，毫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动作。

半晌道：“你决定了？”

容啸天缓缓转身，坚定颌首。

阴离眯着眼睛看他，“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的生机将绝，踏香珈蓝效用已经不能完全发挥，需要人心做引？”

惨然一笑，容啸天低声道：“机缘巧合得知……”

怎么知道的？当年，自己寄养在他府中，两人常常在一起读书练武，有次他生病，自己去小厨房给他端药，路过王爷的书房，听见不知谁在说：“踏香珈蓝传得神乎其神，但也救不了沉痾太久生机断绝之人，据说需以其同形之物做引子，方有奇效……”

当时并不知道踏香珈蓝是什么东西，那段话听完便丢进了记忆深处，这许多年从未想起，然而今日，看见心形的踏香珈蓝，看见阴离给楚非欢把脉后那一刻的神情，手指触及楚非欢将停的心跳，多年前尘封的记忆突然被大力掀开，带着血腥和沉痛的气味，逼至面前。

至此时幡然一悟，如醍醐灌顶，彻彻底凛凛然里生出无限寒凉——原来兜兜转转结果便是如此，原来万事都有命定安排，原来他是楚非欢的劫数，这劫数因他而生亦将因他而结束，而他从有记忆开始，就是因为这段劫数而存在。

仰头，轻轻一笑。

世事离奇，命运翻覆，到头来，谁才算是谁真正的劫？

不过……这样也好。

他突然痛快地笑起来。

好，真好，背负了这许久的债，一朝彻底清偿了个干净，真是痛快得每个毛孔都舒畅啊……

楚非欢，从此我不再欠着你。

我一开始就为欠你而来，再为救你而去。

这世事事实公平，着实……可笑。

他不再看祁繁，大步走回，在楚非欢身前坐下，好整以暇地整整袍子，将膝上衣袍掸平掸直，双手平平搁膝，抬头，向阴离朗然一笑，大声道：“来吧！”

阴离深深地看着他，看着这个年轻刚硬宛似发出无限光辉的男子，看着他玉山孤松一般坚刚不折的神情，看着他意态从容走向死亡的坦然，一贯如死水的目光也终于有了微波波动，他问了句自己都觉得是废话的话——

“你……不悔？”

容啸天慢慢仰首，望向穹顶，他目光似乎穿透那层屏障，看见了童年的祁繁和他抱在一起在雪地上拼命厮打，雪花塞了一嘴，冰凉而清透的寒意里，力气用尽的两人相拥着哈哈大笑。

看见某个婴儿，在他尴尬无措的臂弯里哇哇哭泣，再一眨眼长成穿着小锦袍的小小太子，对着他咧开无辜的笑容，踮起脚，说：叔叔抱！

那些极其美好的往事。

他露出微微笑意，道：“不悔。”

这是容啸天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。

楚非欢睁开眼睛时，第一感觉就是自己仿若刚自一场大梦中醒来。

那梦如此沉黯深痛，挣扎而不得出。

以至于很长时间内，他眼前黑暗与光明交替，飞蹿于视野，好久以后，才慢慢理清那飞闪的线条，恢复了一点目力，看清自己面前那张枯黄僵木的脸。

阴离。

突然醒来，随即这般接近地面对敌人，楚非欢却连睫毛都没眨动，只是平静地迎上阴离的目光。

阴离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手指轻轻搓动，见楚非欢目光转动似在寻找什么，身子微微一移挡住了。

他盯着楚非欢的眼睛，木然道：“我把你先弄醒，是要问你一句话。”

楚非欢用目光表示疑问，阴离言简意赅地道：“我和你朋友有交换，答应给你踏香珈蓝，阴家人立下重誓永不反悔，你不必疑虑。”

然而楚非欢的目光立刻暗了暗，那句“交换”令他心生不安，心里记挂着同伴，想挣扎起来看看长歌等人是否安全，然而却发现自己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。

鼻端隐隐闻到血腥味，心底不祥的感觉越发浓厚，楚非欢额上，沁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。

阴离掌中长针一抵，按住楚非欢道：“别浪费我时辰，听我说话。”

他道：“有个选择，你自己选。”

前庭喧嚣声远远传来，第二卷神卷开启，大约已如奔雷般震翻了自以为玄坛大位即将在握的那些人，秦长歌却已不想关心自己一手打造的计谋最终会是谁胜谁负，她目光紧紧盯着廊角，看似神情平静，却已将一茎草叶在掌中揉得稀烂。

抬起手掌，盯着自己汗涔涔的手心，秦长歌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一声声仿佛擂鼓。

她慢慢地走近那处掩蔽的门户前，那点机关拦不住她，好几次她已经摸上了那机簧，却在最后一刻颓然放手——阴离不是妄言之人，万一自己贸然闯入铸下大错，那真真用什么也挽回不来。

南闵人极重誓言，秦长歌本不怕阴离反悔对萧玦等人下毒手，然而心底那般的焦躁和不安，会聚成巨大的阴影，重重压上她头顶。

再如何步步为营，终究有无能为力的时刻。

从不祈祷的秦长歌，只能一遍遍在心底念：要平安，要平安……

远处隐隐传来尖啸声，听起来是班晏的声音，廊下木然守卫的男性彩蛊教徒，突然齐齐一震，随即仰首应和。

声音尖厉若女子，远远传出，毫无男子的嘶哑低沉，却因为来自男子天生较女子宽阔些的声带，听起来越发震撼摄人。

秦长歌转首，盯着那些男子平滑的下颚，目光一掠而过，发现所有人都不生胡须的。

隐约想起楚非欢那日遇险，回来后简单和她谈起的经历，提到灰衣彩蛊妖人时那般阴狠变态的心态、仇恨疯狂的举措，当时迷惑不解，不知道那般仇视从何而来，然而此刻听见他们施展音杀时的声音，突然大悟。

这些……可怜的“男人”……

修炼音杀，历来都是女子，然而女子体质所限，于别的功夫难以进益，班晏独辟蹊径，以资质好的男子选练音杀，但男子天生声音低沉，练音杀难有所成，班晏便将他们都去了势。

彩蛊音杀，因此更上层楼，然而那些畸零男子，到底是如何进入彩蛊教的，又是如何被人以残忍的方式毁去肢体，练成音杀的，想必对于他们，都是难以回首的惨痛经历吧。

因此心态仇恨疯狂，暗昧如魔。

秦长歌一声叹息，目光黯沉。

眼前人影一闪，却是班晏出现了，她一身鲜血，形容酷厉，神情却颇兴奋。

“神卷一启，他们都傻了，谁都以为第二卷是神灵指示玄坛六使着落谁家的谕示，哪知道却是宣诏大祭司阴离闭关敬神，得神灵垂爱附身，升为无上圣主，南闾自玄坛新祭司起，俱得凛然尊奉，违者必遭天谴，哈哈……”

被两家联军围攻数日一腔愤怒的班晏，此时只觉痛快淋漓。秦长歌转目看她，淡淡问：“水镜尘进来没？”

半边鬼脸一抽搐，班晏悻悻道：“没有！不仅自己没有，还约束水家人不得进入，说水家此来只为替武林同道求个公道，无心争权夺利。有几个利欲熏心的进来了，水镜尘立即将他们逐出了家族，现在带领水家人，已经退出了幽火泽。”

秦长歌不出所料地笑了笑，淡淡道：“玄螭宫又不是能被白白欺负的，等解决了大衍宫，自然没有水镜尘的好日子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”班晏冷笑，“玄螭宫自大祭司接位后，并无窥视王座之心，对王朝甚多退让，不想他们就以为玄螭宫好欺负？既然他们想毁去玄螭宫已有很久，那就不妨试试，谁更会杀人？”

她目光一转，看着秦长歌，道：“你是个人才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下三使中的雷使司徒燕战死了，你去做倒合适。”

秦长歌忍不住莞尔，这个班晏武功非凡，性子却颇随意，生死名位、荣辱利害似乎都不在她眼里，想起当日地牢一夜，自己半途胡乱一喊叫停了班晏杀手，心中一直有个疑惑未解，遂道：“我是闲云野鹤之身，在哪里都拘束了的，再说大

祭司未必对我放心，我不是你，你想必从一开始就一直跟随大祭司，深得信重吧。”

班晏听得最后一句，突然怔了怔，神色一瞬间有些恍惚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道：“……我曾经生了一场大病，是祭司大人救回的，是以情分不同寻常，说起来祭司大人是我恩主。”

秦长歌目光在她脸上一掠，随即收回，正要再试探几句，忽听轧轧之声响起。

秦长歌霍然转首，刷地一下站了起来。

门开处，最先出来的是阴离。

他如幽魂般飘了出来，也不打招呼，直接飘向了前殿，班晏随后而去。

然后是萧玦。

从黑暗的门户中出来，迎面照上幽火淡淡的日光，萧玦的脸色看起来分外苍白。

秦长歌看他出来，先是心中大喜，一转眼看见他神情，立时又是一惊。

难道……

她的手指扣紧了身后的廊柱，一时竟然不敢迈步上前。

萧玦身子一斜，将自己遮住的那一小片阳光微微一让。

阳光呼啦啦地奔了过去。

照上男子如缎的长发，照上男子长天之蓝的轻衣。

他似是有些不适应光线的转换，斜斜举手，挡住了自己眼眉。

秦长歌的手指，咔的一声剥掉了南闵乌木做成的坚硬廊柱。

男子一抬头。

秀丽眉目，苍白容颜。

当年芦花飞扬的碧湖里，以同样一个扬手的姿势，召唤来生命里那只白鸟的少年。

秦长歌怔怔看着他，看着他——迈步而出。

时隔多年之后，那个被长乐妖火焚尽健康的男子，历尽苦难艰辛，终于再次迈步向她走来。

盯着他的动作，秦长歌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一片，她曾以为非欢沉痾如此，即使踏香珈蓝有用，顶多也只能救回他性命，断无可能连毁损的经脉都恢复如初，饶是如此，她也觉得那已经是值得拿一切去换的莫大幸运，然而此刻阳光下向她行来的楚非欢，用事实见证了命运的奇迹。

有什么声音在喜悦地呼喊，有什么声音在激烈地长啸，心底生出纷繁的艳丽的巨大花朵，再在终于扫去阴霾的晴空里灿烂地炸成一片。

良久，她缓缓拔出卡在柱子里的手，不顾那手指已经被木刺扎破，直接捂住了自己的眼——前生里不知多少次看肥皂剧，笑话过那般矫情女主的姿势，然而今日轮到自己，终于明白，有一种奔涌激越的欢喜，能够冲毁所有最冷静理智之人的心房堤岸，令她忘记所有语言的功能，只想痛痛快快地——流泪。

遮住双眼的手指，迅速湿了一小块肌肤，被楚非欢完全恢复的巨大欢喜淹没的秦长歌，错过了那一霎他眼底幽暗神情。

伸手在萧玦递过来的手上微微借力，楚非欢有点吃力地走出——他只是刚刚勉强能够移步，还没完全恢复，只为了这一刻秦长歌的惊喜所以才勉力而行。

八角门再次光线一明又暗，最后走出来的，是祁繁。

· 第五十六章 归国 ·

他手中抱着容啸天，一步步，走出。

日光照上他的脸——如果说萧玦是苍白，楚非欢是虚弱，那么他就是，不似人色。

秦长歌缓缓放下手，指尖刚刚被喜悦的泪浸湿的痕迹未干，立即又被掌心沁出的冷汗浸染。

她目光自祁繁令人不忍目睹的神色上转过，转向他手中的容啸天——他看起来并无外伤，亦如这也只是一场沉睡，秦长歌慢慢看了看他胸前挡着的祁繁的外衣，伸手去掀。

萧玦霍地伸出手，横臂一拦。

秦长歌慢慢缩手，嘴唇抿了抿，转过身去。

既然不愿我看见，我就不看吧……只是，看或者不看，其实都一样了。

大喜之后突然的疼痛打击，仿若从高崖坠下，那坠落引起的巨大风声，刹那穿透人心，令人心生凉意，突然失去了所有说话的兴趣。

对面，已经从前殿赶回的阴离默然看着这几人，目光复杂。

他伸手一招，一个灰衣玄螭宫属下恭谨地过来，阴离木然道：“带他们从边门出去。”

秦长歌掏出妖花内丹，交给阴离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她道：“大祭司，告诉我，

这是不是必须的牺牲？”

阴离默然良久，答：“是。”

秦长歌惨然一笑，喃喃道：“但望你没有骗我，否则我必……”

后面的话她没有说出来，扶着楚非欢，跟随引路者离开。

阴离遥遥望着一行人背影消失，面色沉冷，目光中似有妖火跃动。

玄螭宫边门出去，是幽火泽一条不起眼的小道，穿过那条斜径之后的一丛灌木林，便是一处山丘，几人在那里停了下来。

祁繁放出火箭，召唤安排的属下过来接应，自己放下容啸天，默默去寻找枯枝木叶。

秦长歌盘膝坐在萧玦身边，听他将密室里的一切说了一遍，萧玦的记忆也只到昏倒前那一刻，醒来时他只看见容啸天已剜心而死，险些以为是阴离下手，当时祁繁已经扑过去拼命，是楚非欢及时说明了情形，两人这才怔住。

楚非欢一直盘坐调息，只在萧玦说完后淡淡道：“我对不起啸天。”

秦长歌听得他语气古怪，忍不住抬眼看了他一眼，楚非欢却已再次阖上双目。

火堆燃起。

一切终将化为飞灰。

始终一言不发的祁繁跪坐在火堆之前，出神地注视着火光和腾起的黑烟，眼光空茫而遥远，不知想起了什么往事，竟微微露出一丝笑意。

秦长歌负手立于山岗之上，看着那个鲁莽而鲜明的男子渐渐化为青烟和惨白的灰末，飘散入南闵的一碧深翠，再远远颺向遥远的东方。那里，最东方的青玛神山沉默伫立千年，而这万千无限春色，终将化作寂寥绝巅那一抔深雪。

人生无常，悲苦轮回。

初见他，拔剑向豪强，眉目肃厉如刚，一遇再遇，终究成就了开国皇后和凰盟三杰的知己佳话；她身遭不测，他和祁繁始终不改初衷，抚养太子，支撑凰盟，以一种沉默而坚韧的姿态，一日也不曾放弃为她赎回公道……即使是今日他赎罪之举，其根源何尝不是因为她？若不是心心念念要为她报仇，容啸天何至于对楚非欢下杀手？若不是造成了这般惨痛误会，容啸天何以这许久郁郁寡欢，沉重背负，终将性命相送？

到底错在谁？到底又是谁欠了谁？

秦长歌遥望云天之外，眼底泛起深红血丝。

祁繁却突然转过头来，仿佛看穿了她的的心思，淡淡道：“主子，你不必伤怀，谁欠的，谁还，这本就是我兄弟分内的事。”

他再次扭头，看着火光里渐渐化为虚无的一生的兄弟，无奈地一笑。

“我只恨他不肯让我一起。”

火光渐灭，有一个人从世间永远消失。

始终没有落泪的祁繁，抿紧嘴唇，亲手将容啸天的骨灰仔细收敛在一起。

秦长歌没有上前去帮忙，就让这对从来不曾分开过的生死兄弟，好好地走完最后一次同行路吧。

从此后，天上人间，碧落黄泉，他身侧再没有他。

祁繁将骨灰收拢好，直起腰，突然腿一软栽倒在地！

秦长歌一惊，连忙扶住，原以为他伤恸过度导致昏晕，不想身侧萧玦突然也晃了一晃。

他即将栽落时，被及时睁开眼睛的楚非欢一把扶住。

秦长歌一把祁繁的脉，皱了皱眉，又去伸手把萧玦的脉，楚非欢已经静静道：“他中毒了。”想了想，他又道，“也不能说是毒，倒像是一种阴毒暗劲……伤人元气经脉，应该就是阴家这一门的武功。”

说完见秦长歌并无愤怒之色，有些诧异，秦长歌已经冷笑，“玩毒物的人，和那些不正常的东西混久了，怎么会没点阴谋手段？阴离不擅政治，不代表他不擅杀人……不过很遗憾，我擅长政治，也擅长杀人。”

楚非欢看着她，心有所悟，“你也在内丹上做了手脚？”

秦长歌颌首，道：“玄螭宫那种地方，阴离班晏那些人，无论如何不能不防备一手。”她闭目想了想，道，“是了……先前我听阿玦说时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现在想来，阴离要阿玦将珈蓝碎成粉末，是想察看他的内力，他其实对我们已经生了警惕之心，不想放虎归山，随即他以无力维持珈蓝粉末悬浮为由，让祁繁和阿玦输真力给他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古怪法子，在那时便催动了这门阴毒手段，潜入了他两人的经脉中……”

冷笑一声她道：“南闵重誓，他是给了踏香珈蓝，也将我们送出了宫，他没有违誓，因为他算准，我们还会乖乖回去，我们再回去，可不算在誓言范围内了。”

她拍拍膝上的灰，阴冷地道：“我偏不回去。”

楚非欢把了把两人的脉，道：“陛下毕竟隔了一层，受损要好些，而且他们两人都极审慎，当时大约都有运气防御……万幸。”

话音未落，远处一声长啸，运气调息的萧玦突然睁开眼，顺手一把将祁繁搀起。

秦长歌目光一亮，立即用脚踢过去一大堆泥土，堆在燃烧后剩下的焦炭上，做

成坟头的形状。

楚非欢立即起身，将受伤较重还未醒来的祁繁往“坟头”前一放，做出长跪的姿势。

三人配合默契的瞬间伪装完毕，萧玦深深吸一口气，苍白的脸色立即回复了几分红润，目光也亮了几分。

秦长歌担心地望着他，道：“你不要紧吧？撑得住吗？”

萧玦朗然一笑，不以为然地道：“死不掉，阴离那家伙诈我，怎么能不让我诈回去？”

秦长歌无奈地笑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便可不受阴离挟制，阴离只能听我们的。只是阿玦，你千万别拿身体不当回事，若是有什么不好，咱们便让阴离占点便宜，总之不要逞强。”

“不行，”萧玦傲然答，“没有人能耍了手段阴我之后，不付出点代价！”

话音刚落，黄影如流光曳过，阴离已经出现在山包上，僵木的脸色隐隐有铁青之色，看见萧玦好好站立当地，祁繁背对他“伤心长跪”，看起来都好得很，脸色越发难看了几分。

秦长歌笑吟吟一招手，道：“大祭司是来送我们出南闵的吗？”

阴离哼了一声，目光对几人上下打量，神色微微有些疑惑。

秦长歌打个响指，先前赶到守候在一旁的接应车队出现，当先一辆马车驶过来，正好挡住阴离能够看见祁繁的视线。秦长歌将手背在背后对赶车的凰盟属下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们悄悄从车后将祁繁弄上车，自己上了另一辆马车，坐在车辕上微笑道：“大祭司，我怕你消化不好那内丹，丹上涂了七八层毒药，药性又复杂，药物又少见，我还真怕会搞错了，还得回去才能找出合适的方子来……这南闵山穷水恶，人心如兽，我胆子又小，很怕又落入陷阱，只怕要劳动大祭司亲自送我们一程了。”

萧玦一掀衣袍，一步跨上车辕，进入车内之前回身一笑，琅琅道：“大祭司，不要想着交换了，你玩的把戏，我们根本就没上当，你想要解药，还是老实给在下赶车吧！哈哈！”

当初从昶城起程时是十一月，然而当昶城雄伟的城池遥遥在望时，已是次年二月初。

三个月的光阴，仿佛转瞬间便逝了无痕，然而有些刻在心上的伤口，永难平复。

北地山水在携了几分春意的风中，也由冬日的肃杀平添了几分秀丽韵致，让人

恍然想起，这已是乾元五年的初春。

数辆马车辘辘行过昶城之外的一处官道，在一处长桥前停下，过了这道桥，便是最新的西梁地界了。

最前面的一辆车车帘一掀，探头出来的人，面貌看来不过是寻常男子，一双眼睛却乌亮灵动，正是秦长歌。

微笑看了前方一眼，秦长歌转头对身后不远处“一路护送”的阴离车驾，微笑道：“大祭司，前方就是西梁地界，想来你也是不愿出国旅游的，不如在这里便把事情办了如何？”

阴离冷冷地扯扯嘴角，接着便见秦长歌将车帘一掀，伸手一让，“先请大祭司解了他们的锁脉暗劲吧！”

“你！”

看着阴离枯黄面色已经气成了猪肝红，秦长歌收了笑意，森然道：“我如何？只许你使张良计，不许我搭过桥梯？骗你许久又如何？我出谋划策帮你玄螭宫解了灭绝之危，你又对我们做了什么？”

阴离无言以答，愤然一拂袖，道：“解药拿来！不然杀了你！”

“解去锁脉，不然杀了你！”

轰！

对面晨雾里，突然出现黑甲红袍的骑兵队伍，黑压压如一道钢铁洪流般压过来，这边秦长歌声音一落，那边万马齐齐踏蹄，轰然一声连桥对面的地面都在嗡嗡震动。

阴离脸色大变，愕然道：“你怎么会……”

秦长歌又恢复了雍容微笑，施施然道：“请吧。”

她的目光怜惜地在这些日子苦苦支撑，不肯在阴离面前露出疲态被他看穿的萧玦脸上柔软地扫过，让了让位置。

阴离无奈，寒着脸过来，秦长歌把玩着一个小瓶子，笑嘻嘻道：“大祭司，不要再玩花招，不然咱们可以无休无止地玩下去。”

阴离深吸一口气，不再理她，专心替萧玦和祁繁拔除了锁脉的暗劲，秦长歌和楚非欢——仔细把过脉，互相点点头。秦长歌扶下他们两人，对岸接应的军队立即过桥，拨出几匹马将几人接了过去。

秦长歌将手中小瓶向阴离一扔，笑嘻嘻道：“我比你守信……不过大祭司……你其实要这个没有用了。”

她眼见着诸人都被接走，而桥对岸，萧玦和楚非欢都驻马回身等她，一笑翻身上马，万军簇拥下，她在马上回首，傲然望着阴离。

“阴大祭司，很不幸地告诉你，你刚才救的，是我西梁皇帝，萧玦。”

懒得看对方震惊懊悔恨不得吐血的神情，她一扬马鞭，于二月春风中微笑道：“在此，我代表西梁皇朝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为西梁吞并天下的大统事业所做的贡献。听说最近这段日子，玄螭宫开始反攻，杀了大衍宫来使，将群龙无首的大军杀得血流成河，同时号令天下教众追杀水家，和水家也火拼了很多次——感谢你们为西梁创造了收拾你们的最佳时机，我西梁数十万儿郎，擦刀洗马，殷勤地等待这个机会，已经很久了。”

她大笑，长鞭竖起，猛力向下一挥！

“攻南闵！”

如猛虎出柙，如巨浪席卷，万千西梁铁骑，铁血大潮般控缰而来，马蹄在铮铮的风声里踏出杀气腾腾的脆响，漫天烟尘里瞬间便卷过了西梁和南闵交界的界桥。

阴离和他的队伍，瞬间便被裹挟在钢铁的洪流里。

“你是谁！”一声愤怒大喝，响彻二月北地的清晨。

万军之中，秦长歌于马上悠然回首，一笑嫣然。

“西梁太师，赵莫言！”

乾元五年二月初三，刚刚攻占北魏三分之一国土不久的西梁，再次对南闵悍然举起侵掠长刀，寒芒闪闪间，映射出南闵末路王朝惶然不安的面孔。

根本未曾想到西梁这么快就再次进行其统一大业，一心以为西梁暂时无暇对付他们的南闵大衍王朝，在这次争权行动中，为弥补玄螭宫的嗜血反攻中导致的极大损伤，将各地守军予以抽调，集中到了幽火泽附近，导致各地守卫空虚，西梁大军长驱直入。

揭开西梁南闵之战序幕的，是界桥之战。

此战后来成为西梁战史上最为神秘的一次战事，本应在南闵中心玄螭宫的大祭司阴离神奇地出现在界桥，成为西梁铁骑最先迎上的南闵之刀。大战中，阴离护卫死伤殆尽，只剩数骑逃回玄螭宫。

兵锋如火侵掠如林，以西梁大将单绍为主将的三十万西梁军，一路连克南闵十八城，很快便逼到南闵都城大衍城下。

面临灭国之灾的南闵王朝，很快和上善家族联合在一起，将全国残余兵力全部积聚到京城，高墙巨门，决然死守。

三十万雄师旌旗猎猎，在大衍城下排开长达数十里的连营，绵延无际，将大衍死死包围。

战争在最后关键决胜之时，进入了僵持状态。

而此时，那几个引起挑动南闵纷乱的人物，已经优哉游哉地踏上回郢都的路途。

“为什么不杀阴离？”春光里萧玦神采涣然，扬眉笑问秦长歌。

“你何尝不知道，他留着就是个炸弹？”秦长歌一笑，“阴离不是水镜尘，他心地狭窄睚眦必报，又不爱政治，家国天下的概念不重，留着他，对大衍宫和上善家族也是个牵制。”

萧玦领首，目光掠过楚非欢，欲言又止。

一路行来，楚非欢依旧如前沉默，千辛万苦得来的沉疴治愈似乎并不能让他完全展颜，然而他的武功却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，连秦长歌都惊叹这般进展的神速，为这般奇迹庆幸不已，楚非欢却一直淡淡的，只有在看见她明妍笑意时，才微微露出笑容。

秦长歌注视着他的笑容，却往往心底泛起浅浅辛酸和迷惑，这一路走来何其艰难？没有人比她更清楚楚非欢的伤势，对于完全治愈他，她几乎从未敢抱殷切希望，如今的结果美好至自己不敢相信——真的不敢相信。

远远超出希望预期的结果，反而令人不安。

她时常细细观察楚非欢的神色，却无从寻找出疑问之处，非欢向来是沉静性子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，没有欣喜若狂也是正常，自己的多疑，是不是真的没必要？

长吁一口气，秦长歌抬头。

前方，郢都在望。

“哎哟，我的神哪，他们还知道回来？”

御书房里萧监国横眉怒目，高高站在尊贵的龙案上，以圆规的经典姿势，叉腰怒视底下前来通报陛下回銮消息的侍卫。

可怜的侍卫头也不敢抬……妈妈咪啊，太子爷最近那个火气听说那个大啊，每天早晨起床都要愤怒呐喊，喊什么假萝莉同人女，森林小屋的巫婆白雪公主她后妈……总之没人听得懂，但杀气腾腾却是听得出的。

害得早上从来没有人敢去向太子通报事务。

太子爷最近已经将奏章上的勒红改成了画叉叉，每个奏章上都好大一个鲜红的叉。太子爷画叉叉姿势也极其彪悍，站在凳子上膀子左右开弓，一对漂亮双胞胎负责给他捧着墨砚随着他的膀子同步移动，慢上一步太子爷眼睛里就嗖嗖飞出飞刀。

可怜的如玉似雪的一对双胞胎，换到哪个宫里不是宠妃的料啊，偏偏遇上这么

一个不开窍的。

那些画上叉叉的奏章，到了老贾端等一堆辅政之臣手里，也只能叹着气再给涂掉，导致最后各地督抚将领上奏章，都一式两份，一份给太子爷画叉叉，一份给老贾端批复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太子爷脾气越发古怪，比如早上一定要奔到宫门前绕三圈，去的时候满面期盼，回来时候眉毛下垂，去的时候遇见他，准有赏赐，回来时候遇见他，准被踢屁股。

以至于宫中太监最后都摸清了这个古怪的规律，专拣他奔向宫门的时候守着，据说冠棠宫小太监小海子就因为最先发现这个秘密而发了财，在正阳门外买了宅子。

比如晚上他一定要搭梯子爬上龙章宫顶，对着宫城之外搭檐瞭望，美其名曰健身，一堆太监“唉呀、妈呀”地在底下抹着冷汗守着，第二天还得上殿顶修补被太子殿下踩坏的琉璃瓦，导致有部分太监得了心脏病，有部分太监练成了轻功。

全宫上下，便这么抽风着、摇摆着、痛并快乐着渡过了萧监国在位的非凡岁月。

侍卫趴在地下，抹一把冷汗，今天这个消息明明是好消息，太子爷居然看起来更愤怒，龙案上全是脚印，陛下最爱的那盆雪兰也被他恶狠狠踢翻了……太子爷眼睛里的飞刀，已经插得御书房满壁都是了。

救命啊……

包子阴恻恻蹲在龙案上，慢条斯理地磨着牙……回来？还知道回来？丫的把我丢到这漫天遍地的国务里，自己公费出国旅游，泡妞泡马子，保不准还玩了几个妖怪，现在拍拍屁股回来了，指望我娇呼着泪奔着奔入他们怀抱？我呸！

萧太子愤怒啊，积蓄已久的哀怨让他的小宇宙噌噌爆发。

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还在几十里之外的几个假想敌身上，被他再次于想象中插上了满身的飞刀。

萧玦突然打了个寒战，有点愕然地抬起头，道：“太阳很好，怎么忽然有点冷？”随即欢欣道，“真想溶儿，他一定等我等急了，一定在宫门前候着呢。”

秦长歌似笑非笑挽着手中缰绳，悠悠道：“是吗？”

……

御书房里萧太子依旧以严肃的姿势蹲着，思考着西梁皇室有史以来最彪悍的命题。

“你，过来，”他对着侍卫勾勾手，笑得非常的秦长歌。

“去，给我关宫门。”